

殊
域
周
咨
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五年秋八月比虜寇井坪乃西路地也中路叅將李瑾曰是可視爲兩家事邢馳兵赴之時西路叅將劉鎧遊擊李鑑兵先至惶懼不知所出瑾爲申令戒衆合兵置陣先據荷葉山虜數衝突不爲動

最後以大砲擊其中堅而自督勁騎馳下擊之虜披靡引去

按李瑾奮於決機不以人已介意有古名將風矣

六年春正月比虜寇葛峪叅將關山王經死之虜大舉由毛家溝入寇葛峪時諸營兵未至山獨將所部不滿千人直前突戰虜見兵少合圍數十重矢下如雨會風霾兩軍混戰山遇害經西路叅將也聞寇率兵援山至華家營遇虜亦力戰而死

按山經之死其忠義之激乎蓋至是則正德之
濫功盡革邊塞之賞罰大明行伍浸浸乎生氣
矣而力不從心竟至墮沒可惜也哉且李瑾王
經皆赴同事之難而一死一全亦有命夫

命劉源清爲宣府巡撫都御史六年虜酋鎖合兒伯
通復以一千七百餘騎折邊牆九十九處入犯花
馬池將犯固原總制尚書王憲豫調延綏寧夏固
原官軍共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賊過鐵柱泉小
鹽池常州鎮戎平虜二所至八營攻門固原叅將

劉文等擊敗其衆追至細溝營斬首九十五賊奔
潰至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伏發斬首二十
二賊過平虜所青楊嶺榆林遊擊卜雲伏發斬首
九十五賊回遇寧夏總兵杭雄等邀擊之斬首復
九十五前後諸將斬首三百餘獲馬五十三匹鎖
合兒伯通死于陣餘賊由故道遁出境外自來三
鎮禦虜未有若是克捷者也 七年秋九月滴水
崖軍人賈鑑錢保等與市商訟不勝因激怒衆曰
我輩出死力捍地方商非土著人坐肆網利反蔑

我輩邪遂聚圍商居掠其貨縱火焚倉場嬰城且
曰兵至即走胡時官兵在境外燒荒巡撫都御史
源清聞之大駭密遣人至境外檄副總兵劉淵參
將李彬曰事已無歸鎮便可出問道至滴水禽諸
惡也淵等馳赴之故作亂之二日兵即至城下彬
部卒飛石墜其俾衆遂附登已而淵至呼曰兵一
入所殺豈止亂者邪又能止焚掠邪衆乃止于是
令城中曰撫臺已得情所禽止鑑等十八人耳餘
不問也鑑等多自殺門開淵整兵入禽未死者數

人送鎮斬之一堡悉定 分巡冀北道僉事田承
胡璿調整糧草從陽和起馬前往渾源州公幹行
至離城一百餘里前到大同縣地名瓜園兒迤南
遇潛伏達城約有五百騎驟馬前來當將田承并
搯轎軍人俱各砍死將田承身屍移在本村龍王
廟內停放

上命與祭一壇護送喪柩 鎮守寧夏總兵种勛謀
欲更調鎮守地方檀起符驗關文節次遣人馳驛
藏帶金銀并金銀器皿及各色五綵織金蟒龍旗

麟雲鶴等件絨疋用使圖書書柬禮帖記事齋執
至京投托近侍官李鏜引領打點送銓選衙門先
是有孫昂趙鳳將种勛原幹更調地方金銀壺盞
并銀兩寄王文進家蓋御史王官之父也東廠太
監芮景賢訪獲奏請將選法人等連賊并書柬禮
帖記事及批文等件通行拏送究問

上詔王官李鏜等下錦衣獄种勛差官校拏解來京
問理 給事中解一貫疏曰廉耻者國之大維清
介者士之大節种勛猥以一介武夫謬膺一方重

寄不思體國戮力以爲忠却乃納賄買官而罔上
計此財物若非剝削軍士必是侵盜官錢再照李
鏜王官一則以近侍之職不知戟陛爲何地而甘
爲敗鼓之皮一則以風憲之官罔思激揚爲何事
而自處糞穢之下但知營充囊橐不顧貽誚士林
一時之清議難逃于載之汚名莫滌若不痛加懲
治何以警戒將來且有書柬分明可以知所與爲
何人有禮帖開寫可以知所餽爲何物又有記事
簿籍中間已餽者某人未餽者某人必一一條其

明白若不備細查究中間恐有夤緣作弊僥倖漏網者伏望照數稽查褫其衣冠削其上籍以爲鑠刺貪饕無耻之戒于是寧夏缺總兵官推舉得南京後軍都督僉事楊宏後軍都督府杭雄給事中鄭一鵬疏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近年以來茲弊復生幸而种勛事敗楊宏有勛之夤緣而濟之以狡猾有勛之貪婪而飾之以文墨有勛之奔競而輔之以羽翼若果見用邊鄙之害當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將楊宏亟賜罷黜仍

勅該部從公再推老成廉靜將官取自上裁

按各邊叅總其以賄賂爲功級以鑽刺爲齟畧
往往皆然是以將不得人武事不飭且此餽送
之物果奚自來非侵漁士卒之餉糧則剋減朝
廷之賞賜是以軍不得飽勇氣不揚其敝已久
豈特一冲宏哉姑紀此以例其餘云

七年四月御史張恂按臨保定府知府屠僑在於
官廳伺候忽有保定等衛旗軍千餘人拔劔開弓
喊聲動地高叫屠知府何在今日與你有箇死活

啓僑見勢兇惡踰垣逃遁各軍趕尋不見將把門
快手用刀砍傷一齊擁入察院喊稱知府欠我月
糧慳恹不與你叫他出來我們與他說話張恂再
三慰諭各軍不肯出門後有分守保定副總兵陳
謹到院張恂將伊責讓謹用手一麾各軍方纔散
去恂訪得陳謹與屠僑素有嫌隙諸軍之橫皆出
陳謹之謀也 都給事衛道疏曰竊惟天下之政
莫大於紀綱紀綱之立莫嚴於名分爰自甘肅戍
卒倡亂戕害都御史許銘既而大同叛軍繼之殺

害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自是而後強獮之軍
每挾其驕悍之氣而陵犯上官闡茸之官每畏夫
反側之禍而姑息下士紀綱因之而大壞矣追紀
禍源至今有識者所以猶輕李隆之死也保定之
事頗與甘肅相類猶幸屠僑得生故變亂未成耳
向使屠僑之遁不急諸軍之怒得逞鋒刃之下死
生未保地方禍變今日又不知何如也易曰履霜
愷冰至蓋言慎也今日之事可以言冰不可言霜
矣若不通行究治竊恐天下之強軍悍卒聞而效

尤犯分凌節無所不至紀綱旣壞將有不可收什者矣參照副總兵陳謹存心寬狠守已貪婪先曾被劾而罷官後乃夤緣而復起坐觀軍士歐罵守臣若無主使之情亦有縱容之罪保定府知府屠僑輕人傲物志廣才踈拖欠軍糧久不處給橫被歐辱實其自取倘激成變罪將誰歸再照前事臣等風聞已久以事欠真切不敢上聞意者撫按等官必來奏報經今將及一月事頗得實報久不至又况張恂親經事變稽緩未言雖得靜以彌亂之

方似非見惡必擊之義乞勅兵部馬上差人賚文
着落巡撫都御史王應鵬作急查勘

上詔這地方軍士激變各該官員既不能禁制又隱
匿不奏兵部叅着了來說 七年夏六月北虜寇

朔州由火石梁入 八年冬十一月虜酋小王子

糾套虜七萬餘騎由井坪入遂掠朔州至偏頭關
乃退套虜北虜居河套者八年 宣府都御史源

清上言彰往所以勸今表忠所以勵俗本鎮爲國
後門捍禦北虜歷年以來將帥士卒宣力効忠伏

節死義者不可無祠也詔從之于是源清毀淫祠
爲褒忠祠祀將臣譚廣薛祿而下軍士穆得海王
羊兕而下若干人近時如關山王經輩皆在列

各遷御史毛鳳韶極言宦官出守之非且曰兵不
額增餉不廩實而使刑餘不任之人坐食其上既
不可責其戰功又不可屬之吏事一職數人一城
數職是坐困也而况依阻爲奸漁獵所部其爲罪
狀又可勝言邪兵部遵之因覆議曰塞粟一石中
土數鍾邊軍一人供戶百輩此省節邊方對症之

藥也乃罷各邊監鎗分守諸宦官宣大各留鎮守
一員 九年夏六月虜以三萬騎入馬營叅將兵
被圍赤城守備劉傳聞傳砲即率所部僅百數十
騎赴援中途逢虜直前搏戰虜圍之數重傳令士
皆下馬步鬪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
長虜咬指引云傳身中矢如蝟毛 先是虜酋阿
爾禿廝渡河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二月
至青海與亦不剌和親亦不剌女先許嫁小王子
至是更嫁阿爾禿廝之子阿爾禿廝子領衆二萬

娶亦不刺女歸復自寧夏入河套任牧 十年虜
寇大同夾鎮城西下總兵官彭煥堅壁南山不敢
戰虜遂入懷仁山陰至廣武大掠而退初議罷諸
宦官獨留鎮守至是虜深入總兵官彭煥獲罪言
官因併論之遂罷諸鎮守宦官 九月以李瑾爲
大同總兵官 十二年春二月北虜寇大同右衛
由雙城入冬十月鎮兵殺總兵官李瑾以叛大同
近胡地寇時至舊將令寬慢諸軍追虜有不至者
失期者咸置不問墩卒懼虜攻圍或歇役烽燧屢

失甚有受虜遺爲緩其烽者比兵出則無及矣又
朱振之罷仍寓鎮城代將有大區畫必與之謀振
以示惠于諸軍結其雄長伍中諸有心計及異能
若織組技藝者班下恒役于其家時時巷議新政
瑾至軍申令戒嚴有警鼓于軍日期某刻至某境
徑以親近徠虜退索諸失期後至者刑之塞下乃
歸烽燧失傳雖微必治置革鞭鞭之曰異于挺傷
骨也又不咨詢朱振于是伍中及墩卒時出怨言
振因以微言動之諸來後者泣訴法太嚴則曰李

瑾生長右衛小城無長人度被信知伊小城中爾
伍易制也豈知鎮城多傑者邪又曰往年張文錦
之變軍人豈獨于總兵官不敢發邪于是舊殺文
錦脫漏未誅知王福勝輩咸憤曰必殺之及是有
二邊之後諸軍以給犒暫還旣給犒瑾令曰來日
黎明至工所其夜有大星隕西北方衆星隨之如
雨瑾自見之嗟嘆就寢夜二鼓王福勝等喊噪集
衆得三四十人共圍燒瑾廨門始瑾與諸將吏約
有急舉砲則各以兵至聞變舉砲凡三舉將吏不

至而諸寇悉集矣瑾知事急率弟玘執弓矢登門
拒戰比明盡矢數房所殲十餘人傷者數十人至
辰力疲叛者一人從傍刺其弟墜諸寇殺之瑾知
不免免胄擲地曰惡狗吾爲大將豈死汝手邪遂
自刎因墜門下諸寇共斃之遂共劫庫出仗執都
御史潘倣諸爲桂勇蔡天祐所用禽捕首惡者悉
殺之奪門鑰陳火器嬰城以叛遣人以金幣女伎
遺北虜乞援曰中土富樂可來自帝勝沙漠也遠
近大震

尹畊曰此大同再變也其所以致此者有三而李瑾不與焉世之論瑾者曰賦性嚴刻刑罰過施犯衆之怒以戕其身噫此未考其素者也嘗聞瑾之爲將美勞不偏安貧不殖貨其至大同也與士卒共甘辛斬敵首者親爲露布其門死戰者設壇祭傷者爲傳藥勤懇撫之未嘗或懈獨于追寇失期烽埃失警者不少僭革鞭慮傷生匪以爲霍也夫衛青爲將稱仁慈不擅誅于外而李廣之後期至于自刎不敢對簿廣爲將

極簡便士以此樂從而亦嚴斥候遠要害失期
之無罰烽燧之不慎無所事將矣瑾嚴于失期
烽燧者非以害于軍也昔宋太祖斬此例登聞
者四十餘人昔人稱其善振五代之頽而顧以
此責瑾乎故曰未考其素者也又曰法行有漸
驟施則駭堙不審夙昔一旦以嚴加之所以致
敗噫此未致其詳者也嘗稽瑾之爲將矣自壬
辰建節至是已踰一年追奔屢出苦于卒伍之
不肅清野數令失於傳報之不審每每撫髀嘆

曰兵將尚不相識邪我思用右衛人申飭既至
鞭朴繼施夫子產惠人以爲爲政莫如猛子儀
長者以爲私不可受舍法而受私無所事將矣
瑾用法于一年之後亦可謂有漸也昔孔明以
嚴治蜀先正以爲善救劉璋之弊而顧以此責
瑾乎故曰不致其詳者也然則瑾奚以死曰有
三積綱處置之失宜朱振愆愆之不已巡撫方
與諸將吏環視而莫救也何者禮以嚴君子刑
以懲小人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夫巡撫者藩鎮

之司命上古之所謂得與天子立殿陛相可否者也一旦執殺之此其人自分有獲生理邪桂勇甫誅而未竟朱振繼事以彌縫刑典不明兵車亟反抗章朝堂謂爲已定而復爲朱振請節鉞使奸雄俛旁視者飽其欲而誰何彼塞垣強悍之資素無知方禮義之教觀此操縱孰不荷戈效尤也乎故曰瓚綱處置之失宜也龍蛇見血本性自張朱振罷柄以來舛望殊甚前以亂軍擁已執桂勇以堅其援焚廨門以文其奸

此其人更復爲盛德事邪事寧更置不謹絳籠
夜議曉誹反覆交亂遂使諸悍結怨公庭懷恩
私室彼久說凌節之克而鼓之以興戎起釁之
口值是多事有不奮然思逞者乎故曰朱振愆
愆之不巳也又瑾之約曰有急舉砲咸以兵赴
豈不以處荆棘之叢馭反側之衆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即有不諱則五步之內不得施其衆乎
夫總兵可以援巡撫則巡撫可以濟總兵矣而
况鎮城之中有協守有兩遊擊有都指揮僚屬

凡諸爲長者固數十百人也舉砲登門間關射
拒意以爲必有援之者矣而自夜及辰爲時久
矣矢盡數房爲力疲矣巡撫潛避僚佐不前擲
胄自殘此其心能無憾于群公邪夫江桓不至
撫臺而文錦死天祐肩輿戈甲中而桂勇生顧
不有明証乎又往時父老謂予曰諸逆攻圍瑾
久不能勝天漸曉可辨人稍稍引去獨始倡者
二十餘人念姓名已爲人知攻不置於戲此時
而有人乎其側急之可以禽誅緩之可使離散

矣故曰巡撫方與諸將吏環顧而不抹也是二者有一焉足以死瑾矣而况其夥邪若瑾者死可矣獨惜夫論者不致其討于諸人而顧喋喋于瑾也

總督侍郎源清都督卻未來討叛兵叛兵復推朱振主軍事初變聞廷議以大同再變士卒驕肆不有大懲終鮮戒心詔源清進兵且命未爲提督源清乃檄問變故兵駐聚落堡未師趣鎮城南宣聲誅殺總兵者諸叛復擁振爲主出庫仗火器列置

俾隗嬰城拒命日劫掠諸富家搜殺諸定變有功者一言不相入及素睚眦者咸滅族矣後求攻南關破之殺戮亦衆然皆愚痴守里閘不去者求乃爲長圍守之天旣寒凍官兵鞍疲賊乘間突戰數不利初官兵始至也遼東兵乘勝入其南城門以求未至令未下馳而出至是咸惜之十一月朱振旣主軍事上言乞救叛者請斬首惡以獻縛乞丐者十餘人以至源清乃檄召振計事先是諸叛遣人賫金帛使北虜邀繳獲其二人源清簿訊之具

得振受諸叛擁立及爲規畫城守拒命使爲已請
節鉞諸奸謀振不知也及至源清詰之不服出邏
獲者証之振震懼是夜飲藥死 十三年春正月
叛兵以北虜入寇初諸叛使人以金幣噉北虜有
邢通事者素盜馬徼外頗知虜駐牧所率數人往
虜初疑之旣而知戍總兵是實虜酋吉囊黃台吉
青台吉等以五萬騎至官軍堅壁不敢戰而餉道
斷絕源清兵駐聚落堡與虜角不利求屯城南不
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諸叛以虜使十數人入城指

代王宮示之曰此與汝王子居虜使咬指稱死扣頭去諸叛欲盡納虜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已而虜自解去或曰有陝西遊擊某者潛出塞襲其輜重虜聞之乃退

嘗論十三年之後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幾斷不早進攻太過也夫二卿相惡楚師以敗將相交懽漢祚斯安源清號稱忠正而遇事頗踈卻末則陰險貪婪之資而濟之以彌縫鑽刺之奸者也二人共事同執兵權則舉動何能無掣肘臂

指何能悉如意乎且末曾建節上谷矣源清兩
䟽論罷之則相爲猜忌也深矣夫以陰險貪婪
之人而重之以夙昔猜嫌之深此其人能如李
臨淮范文正忻然相得戮力平賊也邪是故羽
檄甫馳于諸道而科索已聞于四境校佐未謁
其牙纛而贄貨已滿其私囊殆夫進兵無謀遼
陽盡銳而無繼馭軍失律南關縱戮以邀功則
源清已不能制末而付之浩嘆矣古曰將帥不
睦其兵可禽此之謂也裴度平蔡惟斷乃成亞

夫制楚從天而下方大同之初變也建議盈庭
莫能適主然究其指歸不過二端曰撫曰勦而
已乃若撫矣而首惡之誅必嚴勦矣而脅從之
罪宜宥則適中之說也夫蔡天祐者世所謂應
變之才大同人深信而誠服之者也使決于撫
矣則天祐可用也匹馬叩關無不解甲首惡可
以漸禽餘黨可使解散蓋不特免朱振之紛擾
縛乞丐以希恩亦且無聚落之倉皇挾腥膻以
危衆也又大同一城生齒甚庶饗薪食米仰給

他方神器火藥發自內帑居常推挽輸之轍結
轂繫尚且不支而絕源俟涸斷甯待饑彼烏能
與我持久邪况初變之時人心搖扞事勢未一
首惡未敢訟言以主謀脅從未至一心以效力
盖聞十日之外且猶未斷行旅 親藩宗室相
繼遜奔諸司吏長往返省視使決于勦矣則間
可用也或募人入城以燒其倉廩或購中伺便
以焚其戎器刻日齊發百炬並藝比其戒嚴灰
燼遍矣而衆論紛舛以莫定主者觀望以徘徊

則雖源清輩亦莫有一定之見而况其他乎古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又用兵之道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戰勝于戰先謀于事始
夫大同爲西北之極徼自韓信陳豨倚外援以
中陵廬縮廬芳視窮荒爲逋藪不待今日始知
之也彼變一聞則我備宜預連精騎于塞下而
重募邏徼之人申守備于三關而大嚴出入之
禁天大同之邊有限通虜之使徼行付心替于
忠誠重恩賞于捕獲彼豈能飛越邪外備既嚴

內間用命徐以偏師壁其四面去城二三十里
不必造郊連營十四五屯不必合網巡哨則騎
兵遁相往來設伏則步卒互爲耳目夫錫臘溝
之炭不入則爨釜不鳴諸城堡之米不繼則枵
腹莫賑軍器火藥焚于內樓櫓隄院毀于外然
後縣格軍門射書城上束手者皆爲良民斬級
者必書上績嚴首惡則詢訪必實謹根蔓則緝
捕必盡名姓有定稽形貌有定識逮夫亮惡盡
誅然後恩宥大布諸軍解嚴以旋鎮撫臣建節

而入城除彼苛煩與之更始已前之事置不復
言斯或撫勦之中庸恩威之極致也而乃議未
成謀備未周險倉卒配發輕用大衆五六萬騎
頓之堅城欲戰不能欲攻不克夫未有陷堅之
議也而雲梯衝車羅列于陣前未有悉屠之說
也而嬰孩白首橫戮于南郭堅脅從之心實狂
悖之口卒之虜騎再南人情恟懼舉天下精兵
幾盡截于一旦所失豈細故邪古曰急而走險
將失厥鹿此之謂也

遼東巡撫呂經委指揮武勳經歷郝人英審編定
遼左等二十五衛均徭武勳妾將老幼一槩編役
又將原幫壯丁撥出徵銀呂經又聽廣寧中軍都
指揮袁璘劉尚德修築城墻栽柳種田不得休息
月糧失期衆軍怨憎有左所馬軍趙憨兒倡亂衆
軍擁入都察院喊叫先將劉尚德捉打呂經越墻
走苑馬寺避之憨兒等遂放火劫獄將肅清等九
門關閉仍在獄中劫出高大恩尋至苑馬寺圍經
採打擡送都司羈住時巡按御史曾銑在樂古驛

聞變即趨遼陽出示曉諭本城軍人等各安生業
毋得驚疑各官旗依舊操防及將經所行不便事
件盡行除革慈兒等聽信散訖銑䟽叅經激變乞
爲罷黜另選練達邊務者代任及言開端鼓禍者
容查究脇從者暫寬斧鉞

上乃命呂經革職閒住以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經
離任行至廣寧取原留衣服書箱袁璘傳稱經要
辦毡扛將草價每石扣除二分收買軍人于蠻兒
等欲乘機劫掠鼓惑衆軍遂打開院門將經剥衣

拔鬚拉送衛監蠻兒等將迎恩等五門關閉又將
袁璘赤身頭帶草圈上插小旗肘鐐同經擡在車
上執旗吶喊推遊五門遊畢仍送在監太監王純
總兵劉淮遊擊史俊見經被蠻兒等打傷沉重央
免保出分司存住蠻兒等又與管糧郎中李欽昊
講要糧賞李欽昊每軍放草七束銀一錢一分外
又多加銀一錢二分及添銀一分作袁璘尅扣之
數魯銃聞之遣武舉韓承慶宣諭衆軍暫依寧息
蠻兒等又脇逼劉總兵奏討舊巡撫周都御史邵

總兵前來女撫事聞

上遣官校蔡璽齎捧駕帖將呂經孥解來京總兵劉
淮等俱往會府迎接開讀蠻兒等疑說既來捉經
如何無勅書苗榜止用一片白紙必是經家人詎
他脫身遂一擁將蔡璽攆打送監曾銑乃差指揮
柯璽執案驗告示曉諭蠻兒等方將經送交蔡璽
赴京

上命工部侍郎蕪都御史林庭楫往遼東勘問趙憨
兒乃潛至廣寧與蠻兒謀同拒勘詐稱林侍郎領

兵要將兩城追究以惑衆軍謀于六月二十五日
夜劉淮進

表會府糾各擺隊軍人殺淮將各官關在城外逼他
順從并掠各衙錢糧人家財物劉淮知覺時值天
雨命各軍散訖至天明方拜

表蠻兇不得間乃造妖言紫微星下界真人出世白
龍駒出現二十八宿扶助天兵百萬要從開原殺
起直抵山海關有順從者陞用不順者全家不饒
用黃紙寫成貼各門又謀劫獄銑聞之密計行副

總兵李鑑參議高登韓承慶等督令官軍楊世祿
等將憨兒七名擒獲史俊劉淮復密計命郎山金
鎮擒陳羊兒羊兒亦賊首也宿于娼婦張大兒家
金鎮往擒羊兒執刀迎敵郎山用鐵尺打倒拖至
猪市街殺死銑乃遣百戶崔捷傳示遼陽首惡已
擒即分布官軍擒蠻兒等奏乞依法處決其餘脇
從俱免究

上詔這悖亂軍人有名首惡既都擒獲地方已寧不
必查勘法司從重擬罪來說林庭樞取卹曾銑陞

大理寺右寺丞賞銀二十兩林廷楫任洛各十兩
時撫順城守禦指揮劉雄刻減軍士月糧士兵王
經等不忿糾衆乘夜打入雄宅劫掠家財明日衆
軍縛雄各上樓鳴鍾吹號將城關閉銑聞之即遣
指揮胡承恩代雄備禦曉諭衆軍照舊操守經等
見事不諧逃躲銑行胡承恩捉獲經等斬決城中
始安

按三城之變起于一時亦甚危矣况各鎮之變
相循于數年抑何故哉蓋上有假借之法則下

多放蕩之情往者寧夏之軍曾一變矣未幾而後有大同之變說者謂所以處寧夏者啓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既變于前矣未幾而又有殺總兵李瑾之變說者謂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然則遼東之變謂非生尤于處大同者乎蠢茲小醜習于耳目自謂陵辱命臣賊殺主帥其禍不過如彼而我等縱一爲之料無遠害此所以倡之即應誘之無忌爾今銑不動兵革潛消大亂其功足多而鑒往懲來尚剛制以法云

初針三 大同叛賊未伏辜朝中猶有難于用兵者

岳倫請早定大計疏曰大同軍士往年嘗殺都御

史張文錦繼又執總兵官桂勇矣今此舉則三變

也其進兵征討必矣臣獨慮撫巡鄉宦在利害中

爲生死所迫鮮不爲彼陳乞而在廷之臣主利害

者計難易較錢谷者計勞費保全 宗室者計俱

焚有一干此皆足誤事萬一復蹈往年故轍殺無

干乞丐以緩 王師將諸邊效尤綱紀大壞矣所

願銳意進兵務在必勦夫處利害之內者其謀論

不足采除蛟龍之害者其網罟不足惜制堅城之敵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時當隆寒官兵不必頓之城下只于聚落堡懷仁縣諸處環而攻之使鋤臘溝之炭一月不入四方之米二月不至可以坐待其斃或宥或誅威福之柄在我矣昔澶淵之盟寇準謂以戰盟則盟在我而可堅以和盟則盟在彼而易叛今切不可使

朝廷之赦在彼也又曰大同一隅尤邊觀望今日以諸邊討大同爲力易他日以天下討諸邊則爲力難

是今日之討大同所以爲諸邊地也今日之舉當以理勢論不當以難易論當爲異日計不當爲目前計又曰近見邸報以魯綱鎮守大同督其赴任使綱一入大同便爲彼所牽制不若別給符印令駐陽和使得便宜調遣則各城之兵有所仰望繫屬不敢携貳觀望仍別置管糧郎中一人共駐陽和以供軍餉以明示置大同城于度外則進退伸縮在我矣初戶部郎中詹榮以理儲至鎮有父喪值變作不克去榮素允于出納且爲諸軍計供餉

誠懇故不爲所怨至是聞官軍戰數不利諸叛復
搆將至乃止哭離苦奮然曰君親併急予何敢自
附于執禮矧父喪母氏俱在此乎遂潛使鎮撫王
寧者詣軍前呈儲牒寧至旣呈牒督府三麾之跽
不去督府悟屏人與語寧悉陳榮意且曰榮言不
敢愛死以忘君父今兵屯已久外寇且復來

主上寬仁德音屢布罪止渠魁而爲究惡所遏城中
人弗聞也即聞弗信也得片札爲徵約內應圖之
不數日可辨夫渠魁不數十人而城中生齒且數

萬軍門忍盡殘之乎督府曰善給印札臨行戒寧
曰爲我謝詹君忠孝臣子事也勉爲之寧還榮乃
以札示遊擊戴廉時諸叛推指揮揚麟馬昇主軍
事廉曰馬昇亦治世能臣也必得與謀榮曰然遂
召昇告之昇曰公生死骨肉我也不敢避榮復欲
有所計議軍前使昇揚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
甚詹中郎有信義盍免之一出乞軍門諸叛不疑
也榮至軍計事畢出遇兵部主事楚書于途手榮
曰大事可就願與君共之于是榮復與書定謀且

曰城中不知德音吾謀就公以天使賫詔入一省
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禁入城給曰炭路許通然
聞有天使賫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復密與昇及
素忠憤者二十餘人共盟于扉昇泣曰有如圖事
不諧而死其以百口累公榮許之昇乃復揚言天
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書出是夜昇與同盟者禽
諸首惡二十餘人斬之函首軍前次日大軍退舍
諸脅從登城望見之懼且喜呼曰是真活我也榮
令開諸城門去備具迎巡撫都御史樊繼祖以入

遂定

按邊父老曰官軍頓城下戰不利督府令爲地道垂成爲賊所覺後引水灌城城土堅不墮傳言虜復至人情恟懼更五日不下有他虞矣於呼有他虞則國勢危虜再至則鎮人左衽矣若詹公者功真再造也哉又尹畊九宮私記曰十二年畊爲藁城令藁有張尚書子麟者家居一日鄉人至報大同之變畊走謁張因言下城策張曰此事只要朝廷主張定果欲大懲之乘

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大同如渾
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後聞用兵時穴地道決水
注之城不隳畊因思宋史有太祖灌太原契丹
使臣譏其不知俟涸之語疑之庚子畊改官歸
父老謂畊曰兵已退數日水涸城乃隳于是知
古今事勢不遠而人之知識才力有逮不逮也
乙亥畊過東平謁故總督劉公源清語及灌城
俟涸事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夏四月禮部侍郎黃綰來賑時大變甫定城中饑

餓代王以爲言 綰撫視賑濟于是諸被殺者家
稍稍來告言綰與撫鎮官復密謀禽斬王福勝等
二十餘人 梁震爲大同總兵官震陝西人素著
戰功善用人家丁輩樂爲效死尤長于出塞擣營
時大同乘兩變之後悍卒縱肆主將每每甘言煦
之稍不如意則反唇瞪目或爲飛章訛語相搖撼
震素知其態命下率所親家丁三百輩馳至申嚴
約束禁治私聚一軍大驚其家丁輩時時向鎮兵
語曰爾敢箴主將者恃其衆耳兒郎輩在此無不

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皆咋舌
或言家丁之弊始于震夫震之家丁有家丁之
利者也今之家丁利去而害存者也夫震西產
也其家丁亦西產也結髮從震戰願指色授無
不如震意者今將臣建節始募家丁市井狡僞
嗷呼四集甚至籍軍中之銳號爲家丁損伍額
以張惡黨增游惰而恣暴橫若震者羞之矣

十六年梁震出塞擊虜戰於王林川斬首百四十
按邇來邊塵日警小懲則大戒近勞則遠逸若

震者功何如也而論者以爲出塞起釁誤矣

虜由陽和入寇震及副總兵戴廉遊擊王陞督兵
赴之既而虜由野狐嶺直犯大同鎮巡撫都御史
史道率都指揮徐珏等以步卒陳于城東東塘坡
虜遂南掠至懷仁乃退是役也虜先以偏師誘我
兵東出而以大衆向鎮城過城下呼曰爾梁太師
何在蓋覘知震東矣時騎兵盡出止存老弱微道
出陳幾致不測然虜所殘破亦不勝計

按梁震擅時名而不能識虛實之勢東塘雖結

陣而不能遏驅掠之鋒聲東舉西克志必懲虜
何人斯而能有成筭也雖然誘兵東致以震在
也能爲有無亦庶幾哉

虜寇宣府總兵張鎮叅將張輔國敗績虜伏兵右衛
城東柳溝而以數騎近城輔國新進甫任兵事不
審虛實遽驅兵追之至柳溝伏發兵大敗死者千
餘人輔國亦沒由是右衛軍鋒頓挫報至宣府大
震時鎮亦初總兵事聞之色喪馳見巡撫都御史
登庸曰禍至矣柰何登庸怒曰爾婦人邪聞敗不

提兵往援而但憂禍至邪鎮不得已出兵至水關
懼不敢前輒報虜退而還其次日右衛人咸出牧
塋死者虜復至仍驅之去于是巡按御史閻鄰劾
奏鎮緩追逸賊輕退失關械繫京師罷宣府鎮守
宦官前罷宦官鎮守楊誠頗勤慎留之至是以虜
入亦罷 十七年六月北虜入寇宣府總兵官郝
鏜敗績虜至宣府比時鏜代張鎮素無望且將由
賂授軍士輕之莫有鬪志鏜復不身先令坐營指
揮周鏜以本營精銳往至姚家莊未陣虜縱騎蹙

之兵遂潰周鏜沒比鏜出師虜去遠矣事聞械繫
京師 八月北虜寇隆慶叅將丁璋敗績虜潛師
夜入抵州城入郭璋聞之倉卒出戰時部曲逸散
所率不過家丁戰又不利城中大懼會虜自解去
璋身被數創然素有勇力亦手斬八級軍中之論
邊將曰徐珏整而有謀紀律素定丁璋勇而玩寇
斥埃不施及是乃信 十月北虜寇深井殺掠甚
衆掘窖搜藏粟載以革囊至清水河總兵江桓將
宣府兵及所調大同遊擊畢集列河上凡九營時

天寒甚河水新合滑不可渡虜望見大懼刃囊棄粟如丘諸將共議曰我乘其半渡擊之茂不勝矣桓素怯懦且業以隆慶之後獲愆無戰情令諸軍曰但堅壁有罪老僕自當也會遊擊章鎮叅將李彬等喧于帳下固請以家丁出桓拔刀曰諸君不哀憐老子欲重其辜邪耶桓死于諸君何有鎮等嘆惋而退虜見我壁不動分勁騎掠前營前營者桓營也營脚動諸軍方議援之虜已魚貫而渡畢渡勁騎亦引去初虜至被驅婦女千餘人在營見

官軍自分得生及渡皆南向痛哭聲聞數里

按此清水河之後也論者以爲自景泰以來得胡之便無踰于此虜深入馬疲一也近塞欲遁無鬪志二也河水初合滑溜可遁三也我兵大集九營同列四也縱之前驅邀其半渡五也吁桓罪深矣

十八年三月命兵部尚書程鑿往勞九邊將士時車駕巡幸承天府特命鑿宣布德意勞賞將士五月城弘賜五堡置分守北路叅將張文錦之遇

害也水口諸堡悉廢是後虜寇無歲不警警無不
至大同城下者時論惜之尚書毛伯温旣總軍務
行邊至大同比望大漠嘆曰國初置鎮于此以北
無山險獨當虜衝也是故可以藩蔽鴈門紫荊矣
然鎮北屬堡不立斥堠鮮施則何以遏驅追奔相
掎角邪乃上疏力言之且曰時不可苟失言不可
人廢文錦昔畫不爲不備但其作事不識通變重
拂人心耳後來主者遂以爲諱今臣修復之地置
不必仍舊但求要害土田不必起科但令開懇戍

卒不必摘發但取樂從及條上諸設官添倉事宜
詔下巡撫于是巡撫史道奮然曰吾事也與總兵
官梁震同出塞規視之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
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
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
弘賜西置鎮虜堡號曰北路置分守參將駐弘賜
堡諸堡各置守備募人懇田爲軍三日而伍實三
月而工就葺年而田盡懇

按此之謂經畧也方當戡築之時且猶多口迄

于工就乃始帖然夫仁愿三城文正環慶古人
以爲美談胡今時舉事之難也然嘗論五堡之
事伐斲傷手文錦之謂矣而因噎廢食則繼事
諸君有烏六桀紂以女色亡天下而湯武不屏
內御勢不可也自甲午之變繼事諸君言及五
堡搔手閉目深惡痛絕甚至曰此爲復修文錦
之舊也何以安反側夫文錦以五堡召禍將遂
廢五堡然則文錦以巡撫敗遂將廢巡撫乎伯
温此舉可謂破群惑而錚錚者矣

閏七月北虜由石窰溝入寇大同時五堡初就
兵戍新合且垣塹爲險可據總兵梁震督兵禦之
虜退此五堡之功也

秋九月兵部尚書翟鑾行邊還上疏曰宣府生齒
日繁供費日廣方面臣止有分巡僉事一員恐不
暇給夫國家置守巡于諸道所以督糧儲理獄訟
不可偏廢者也宣府獨置分巡臣愚以爲非制也
乃詔置分守布政司叅議一員給勅行事視分巡
十九年虜號十萬一入宣府右衛掠順聖城蔚州

廣靈縣一入弘賜東口掠懷仁渾源靈丘馬邑朔
州復由弘賜東口而出殺戮甚衆遊擊將軍戴昇
承調援廣靈至紅山遇虜兵敗死者千餘人

按是時梁震死祝雄代鎮失良將扞禦隳績然
自是山西之禍成矣聞之父老震建節時虜亦
無此大舉所謂畜謀日深發之一旦也近年邊
將負才名者三人李瑾梁震祝雄也三人之中
瑾爲上震次之雄復次之夫世之稱瑾者曰性
孝友勇而有智料敵多中治軍人不敢干以私

稱震者曰巧于襲營善用人下樂爲死稱雄者
曰循循如書生與人信士卒同甘苦瑾以行法
遇害可深惜也震數立功境外其時鮮失事而
雄則敗衄偏師戕艾生齒且弘賜之外扞不嚴
而全鎮瘡痍西路之中堅失據而山西蹂踐將
所值之異和胡名實之不副乃爾噫震雄同事
者巡撫史道也道之疏曰震剛愎驕橫雖稱難
處而壯勇多機閒習戎務臣與矢心少荅恩眷
今之將帥未可倚恃臣誠傍觀無以自寧則又

安可委之所值邪

十九年秋七月虜由宣府右衛紅糖口入總兵白爵將鎮兵一接戰不利虜遂大掠而南踰十八盤渡口過蔚州進薄廣昌殺戮極慘毒又欲循山而東犯保安懷來諸處爵尾其後不復進叅將鎮計曰虜衆尾之無益也乃分精騎伏蔚東山下時叅將徐珏已遣兵斷美峪口于是虜不得東先驅入山者多棄馬步返鎮因邀擊之于大比莊敗之斬七十餘級虜引去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

等闢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爲鄉兵所殲
既而又犯延綏西路從定邊營毀墻入境是日雷
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足不能馳逐總制
劉天和豫往花馬池調集都御史楊守禮尹嗣忠
趙廷瑞各鎮叅遊守備官軍分布城堡及隘口按
伏夾攻九月朔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
踰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至遏其南黃恩兵阻其
西崔嵩楊琮環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兵聯
絡以擊其背盧瞻等所統莊浪涼州西寧永昌援

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任傑周尚文皆在行督戰
斬首四百餘吉囊次子曰小十王者及其妻弟一
大將皆被殺十一月虜衆恐懼皆出河套離爲二
地以居其一駐舊東勝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
一其一駐賀蘭山外莊浪寧夏兵互擊之斬首一
百八十一時套中俱無虜矣二十年吉囊入寇報
怨不敢犯延綏復由山西偏頭關入犯嵐石等州
殺一叅將大掠直抵平定州窺井陘諸關欲犯畿
甸以水滑嶺峻不能攀援渡馬而止然山西自來

被虜殺人之多未有過此者入朔州等處而去是時所在居民無避者多受禍有備居城中者皆得免二十六年夏六月虜酋俺荅阿不孩者小王子別部也機詐雄於沙漠至是遣所虜漢人石天爵與虜使一人至大同言累年犯塞兵刃殘傷所得諸畜出塞輒死失且北部素通中國進貢不絕後因小失乖異今願入貢獻馬駝貢道得通則兩不猜忌中國可出二邊懇田北部自于碍北畜牧請飲血爲盟以示誠信于是撫臣史道總兵官王昇

以聞詔購斬俺荅阿不孩且令不得私釋石天爵
還時石天爵已去于是撫鎮咸獲罪後石天爵復
至塞爲墩卒誘禽斬之詔備北虜俺荅求貢撫鎮
許爲䟽請後俺荅親自塞下邀戍官相見席地傳
飲又歸近時別虜所驅墩卒于是撫鎮復以爲言
且曰來我愈深則望我愈厚倘無許貢之期應有
詰兵之令詔申嚴守備

都御史楊守謙論曰壬寅夏俺荅叩邊通款楊
職方傳過謙曰俺荅求貢今當如何謙曰且許

楊意亦同及兵部疏上當道駁之再上而議論
異矣既而斬石天爵又購斬俺答夫兵交使在
其間况求貢乎殺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許亦當
善其辭說乃購斬之此何理也橫挑強胡塗炭
百萬至今無一人知其非者巡撫史道乃以交
通外夷擬死刑雖釋不誅當事者懼矣夫今之
以貢爲疑者必曰宋以和議誤國不知此貢也
非和也九夷八蠻皆許其貢何獨北虜而絕之
秋七月虜寇大同由左衛猪兒窰入掠馬邑朔州

遂入陽武峪抵太原復掠靈丘諸處而出

此二十年之役也督軍者懼獲罪于是始有尋功抓級之事矣

是年九月宣府叛賊張雄伏誅雄與僧人王姓者結庵隆慶之青風砦州人劉伯川趙天祿輩尊禮之聚衆既多遂謀不軌雄衣黃出鐵印署伯川輩僞職謀潛使人約胡守備丘陵知州辛住聞變使軍人徐龍往從之潛爲內應陵隨以兵至擒雄等送鎮伏誅